



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

〔德〕埃利希·诺伊曼 著 高宪田 黄水乞 译



曼荼罗丛书
Mandala

东方出版社

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

〔德〕埃利希·诺伊曼 著

高宪田 黄水乞 译

东方出版社

Depth Psychology and a New Ethic

Erich Neumann

Translated by

Eugene Rolfe

Forewords by

C. C. Jung, Gerhard Adler and James Yandell
Shambhala

Boston and Shaftesbury

根据萨姆布哈拉出版公司 1990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德)埃利希·诺伊曼著;

高宪田,黄水乞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

(曼荼罗丛书/李以洪主编)

ISBN 7-5060-1061-5

I. 深…

I. ①诺…②高…③黄…

Ⅲ. 道德心理学

IV. B84-054

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

SHENDU XINLIXUE YU XINDAODE

[德]埃利希·诺伊曼 著 高宪田 黄水乞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97 千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60-1061-5/B·172 定价:10.00 元

丛书总序

神秘的图案曼荼罗是人类最古老的象征，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并发现于不同种族和世界各地。藏传佛教的曼荼罗，其构图繁华典雅，其内容博大精深，是西藏佛教大师独特心理体验和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具有宗教和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深刻意义和价值。荣格体会到曼荼罗的深奥涵义及其在心理整合过程中的作用，据之认为曼荼罗乃是心理完整性的原型与象征。

荣格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曾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当然继承人，后因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基本主张上发生重大冲突而分道扬镳，自创分析心理学。他克服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将心理学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进行，取得了许多重大理论创获。他关于性格类型和集体无意识及原型等的重要理论建树，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等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人类思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荣格对东方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力图架起东西方文化互补和沟通的桥梁。他继承莱布尼茨、歌德、叔本华等西方思想

EN361

家关注东方文化的传统，潜心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他在《易经》与儒学、《道德经》与道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方面造诣甚深，并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很高评价。他的理论建构汲取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因而具有东西合璧、兼容并蓄的现代特色。荣格心理学属于西方，同时也属于东方；它置根历史，又属于未来。

荣格心理学以心理完整为追求目标，力图调整和调动人的心理潜能，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智慧和热情；荣格心理学寻求生活的意义，反对贪欲和侵略性、流为时尚的物质和金钱崇拜、精神空虚和享乐主义、虐待狂和黩武主义。荣格心理学不仅关注人类的命运，试图疗治时代弊端和人类心灵的痛苦，而且通过对人类创造性心理奥秘的揭示，确立了人类生存的信心；以其对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人类共同心理结构的发现，展示了世界大同的前景。荣格热爱自然，在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受空前破坏的今天，正是他的“有灵魂的心理学”，昭示了我们时代“天人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荣格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毕生致力于启示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与日俱增。目前，我国已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荣格心理学的书籍，但在这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学术领域中的汉文资料仍显不足。为方便有关研究人员、特别是广大普通读者，我们编选出版了这套体现荣格分析心理学主张和特色的丛书。所选各书力求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增进读者对荣格派分析心理学的理解，增进读者对人类深层心理的体察，增进读者对中华文化未来的信心。

本丛书的问世应感谢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有关人员高效诚信的努力,特别应感谢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托马斯·科施博士、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荣誉秘书长默里·斯坦因博士和荣格基金会、美国喀戎出版公司、美国普特南之子出版公司等个人或机构真挚友好的帮助。

编 委 会

译者序

埃利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的《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简称《新道德》)于1949年在德国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大部分写于1943年。荣格和作者的好几位同事在本书出版前都看过手稿。本书问世前,荣格欣然接受作者的请求,为本书写了序。这本身说明了荣格对本书的认可。荣格认为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值得注意的尝试”,并高度赞扬作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与深思熟虑”。

《新道德》关注的核心是阴影问题,即对阴影的认识、对阴影的接受和对阴影的整合。分析心理学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阴影是极重要的一种原型。阴影即先天倾向,它是人性中阴暗的、未被意识的一面。它包括一切激情和不道德的欲望和行为。它是本性中的原始部分。人身上的一切邪恶的根源存在于阴影之中。

所以,人若要避免邪恶,就必须压抑和排斥阴影中的兽性一面。然而,阴影却惊人地坚韧不拔,它是决不会被彻底征服的。人格中被抑制和压抑的阴影总是暂时退隐到无意识之中,并且伺机进行反扑。阴影一旦进行反扑或突破,就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乃至包括战争在内的灾难。而自我一旦接受了阴影并把它整合到整个精神中去,就会显得富有活力并且极具创造性,甚至显得疯狂。诺伊曼旗帜鲜明地指出,人类应该学会接受阴影、接受邪恶、接受自己的罪。承认阴影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完善。人总是不完善的。诺伊曼甚至公然声称,神格也是不完善的,上帝也爱邪恶。在他看来,这并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因为神恩就是拯救人类,而一个人只有作了恶才需要被拯救。赎罪的前提是坠落。诺伊曼是对的,只不过他的话带有挑战的语气。他是在向旧道德挑战。其实,《圣经》中耶稣就明确地教诲他的门徒,“要爱你们的敌人!”(《马太福音》,第五章)“敌人”就是一个人的阴影的外部投射。敌人就是邪恶!新道德认为,只有把阴影整合到人格中,人格才能臻于完整。

深度心理学即分析心理学。诺伊曼试图深入人格的深处即人格中的阴影面去探索人的道德问题。在诺伊曼那里,新旧道德的分歧集中体现在

对待阴影(或邪恶)问题的不同态度上。诺伊曼认为,旧道德是对消极面的否认。旧道德是通过抑制或压抑消极面来实现的。旧道德的内部权威是“良心”,它代表了集体的标准。由于旧道德要求个体通过抑制和压抑消极面去顺应集体的标准,这就形成了两种精神体系,即阴影和人格面具。人格面具是与集体标准相一致的表面人格,是一种道德外表。因此,旧道德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道德。它不能容忍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绝对主义的道德。然而,当被投射到无意识中的阴影卷土重来时,就必然会产生人格的分裂或无意识阴影面的突破。在诺伊曼看来,新道德是一种与旧道德针锋相对的发展,它与意识的进化紧密相关。到了新道德的阶段,自我与阴影达成了妥协。接受阴影——接受我们的不完善——虽然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接受了自己的阴影的人才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道德是一种整体道德。

在诺伊曼看来,新旧道德的区别还表现在它们的不同功能上。旧道德的功能是对对立面分割和区别,而新道德的功能却是对对立面整合。“善”与“恶”是人格中最突出的一对对立面。新旧道德对善与恶的理解完全不同。在新道德看来,

凡导致整体性的是善，凡导致分裂的是恶；整合是善，瓦解是恶。旧道德对阴影的抑制和压抑是追求完善，而这对现代人来说，只是一种错觉。随着新道德的出现，人类开始把这种完善的原则送上了整体性的祭坛。

《新道德》一书未曾问世便遭到反对，出版之后又长期受到冷落。直到 20 年后才以英文版问世。詹姆斯·杨德尔于 1990 年、格哈特·阿德勒于 1968 年分别为本书作了序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怀疑这本书的价值。事实上，荣格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称“它的效果像一颗原子弹一样”，“是旷野上的先锋”，“是个号角”。作者自己也把《新道德》一书当作向旧道德的宣战。既然是号角和宣战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反抗。诺伊曼高举起来荣格的旗帜，并且常常毫不含糊地宣称，他的工作是建立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基础上的。但是，他所从事的工作总是富有创造性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比较客观地看待他所遭受的异议和冷落。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荣格的一段话，它将有助于我们对这种情况的理解。那是荣格为诺伊曼晚些时候出版的另一本开拓性的著作（《意识的起源与历史》）所作的序中的一段。荣格在序中写道：

当我阅读本书的手稿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件开拓性的工作所遇到的不利情况有多么严重：人们要在未知领域摸索；人们常常被类比引入歧途，总是失去阿里阿德涅的小线索^①；人们常常被新的印象和可能性弄得不知所措，而最大的不利是，开拓者只是在后来才知道他原先所应该知道的。

然而，对我国读者来说，埃利希·诺伊曼毕竟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对分析心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富有创造性的心理学家，诺伊曼及其著作应该为我国心理学界所了解和接受。这正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目的。作为荣格的学生和朋友、荣格所器重的心理学家，诺伊曼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了荣格心理分析法的经典著作的一部分。荣格是人类思想的巨人，在他的周围，任何人都显得渺小。但荣格毕竟已属于昨天，他的思想总得有人去继承和发展。诺伊曼不仅是荣格的追随者，更是分析心理学的开拓者

^① 希腊神话中帕西淮和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与雅典英雄忒修斯相爱并在他杀死弥诺陶洛斯(半人半牛怪)之后用小线团帮助他逃出迷宫。

095303

之一。他是站在巨人肩上的开拓者。那么,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吗?

本书的中译文在分工方面是这样的:所有的前言和序及第一章、附录由黄水乞译出,其余部分由高宪田译出。

译 者

1997年10月

前 言

詹姆斯·杨德尔

我们大家生来都具有差不多相同的人性。这种人性以潜在的形式，包括诸如怜爱的慷慨、同情、利他主义、勇气、耐心和智慧等品德的能力。它同时还包括诸如硬心肠的自私、贪婪、妒忌、懦弱、残酷、小气、破坏性暴力和固执的无意识等其他品质的潜能。

我们出世后不久，就开始了解到我们人性和表现的某些方面赢得了我们仰赖的有力的巨人的赞同，可是其他要素就不那么受欢迎了。由于我们需要别人的爱，也需要自尊，凡是作为“好的”而被奖赏的东西，我们自己便将它们培养起来；凡是不被赞成或作为“坏的”而被处罚的东西，我们就试图从我们的行为和自我意识中摒弃。这种区别的内容各不相同。可是，通过强化赞成与不赞成、奖励与处罚来使孩子适应社会生活和塑造孩子的过程却是普遍的。

早年在家庭里，环境对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的

好与坏的观念的基础。在往后的岁月，学校、教会、大众媒体和其他社会机构对我们的社会价值的灌输随之而来。心理倾向于根据成对的对立面来系统地阐述经验。在我们的文化里，社会化加强了这一倾向；我们被教会了区别、分离和分裂——尤其是分裂好与坏。我们被教会了追求善良，甚至追求完美，教会了认同我们人性的“积极”面，而否定和否认“消极”面。其产生的分裂状态被认为是正常的。

我们对善良的认同，使我们一直存在着负疚感和欺诈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达到我们的追求，也不是我们所自诩的那样。我们人性被拒绝部分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如何对付 C.G. 荣格所称的“我们不想使之成为自己一部分的那一部分”呢？一般地我们试图从意识中将我们人性的被拒绝接受的部分加以抑制，从我们的自我确定中将它排除，正如我们认同光明一样。但是，它依然千真万确地从自我的领域被排除掉。恰恰相反，由于从有意识的知晓和控制中被排除掉，人性被拒绝的部分获得了独立存在的能力。它充满着活力，并常常以让别人（如果不是让自己的话）看得清清楚楚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人性这一被否认的部分，就是荣格所称的“阴影”中的一部分。光学的比喻说法承认阴影是光线产生的，是那光线的影子，是意识的结果与反

面。阴影不仅包括已被自我感受过和拒绝过的部分,而且还包括从未曾意识到的原始的和不成熟的那些部分;荣格时常将阴影与全部无意识等同起来。阴影具有个体的和个人的标准;我从我的自我形象和公认的身分所剔除的,与你从你的自我形象和公认的身分所排除的略有不同。这里存在着一种文化标准;一个国家对善和恶的看法不同于另一个国家对善和恶的看法。同时,还存在着阴影的集体的和普遍的标准,例如我们独特的人类侵略性和破坏性。这种侵略性和破坏性威胁要用核战争、污染和不顾后果的消费来毁灭地球。

简单的抑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美德感和优越感。被排除的阴影的内容应有某些去处,应具有外形,应使之人格化,这是必要的。要使吉基尔博士如吉基尔博士那样稳定,就需要海德先生^①。压抑加上投射,被摈弃的人格要素便会在“那儿”找到贮藏所。不论什么家里被否定和被否认的东西,都会在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身上找到,在那儿它们被视为低劣的和非人的东西,视为坏人和敌人。这是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安排。当一个人鄙

^①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名著《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中的两个主角。吉基尔博士服用自配之药后可在原来的善良绅士与凶残的海德先生之间往复蜕变。吉基尔与海德代表善恶双重人格。——译者

视、谴责和攻击他投射在别人身上的邪恶时，现在他可以感到心安理得，没有耻辱的痕迹了。这种事可以出现在个体或团体中。或者，一个国家可以谴责另一个国家是“邪恶帝国”或“大撒旦”。个体或集体的自尊是通过与敌人的斗争来维护的，常常怀着摧毁敌人、永远扫除邪恶的目的，最终以光明战胜黑暗。希特勒在犹太人身上投射的邪恶，逻辑上必然导致他采取灭绝犹太人、净化德国的计划。为了在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统治，希特勒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这该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净化和理想主义的永久教训吧！

这个过程的一个进一步的步骤是阴影的相互投射。在这一投射中，一对人、一对团体、或一对国家中的每一方成了另一方的被察觉的敌人。这些安排可以惊人地稳定和持久。正如在某些婚姻、正式辩论、两党政治、双极运动以及一方获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其他游戏的斗争中那样，极化的对手之间的敌对舞蹈可以被控制和仪式化；或者，它可能失去控制而变得极其危险，如在赛跑或敌对国家之间的“冷战”那样。这些国家的稳定危险地依赖于“彼此必定毁灭”的具有威慑力的威胁上。在随时准备斩尽杀绝的核军备时代，阴影的相互投射成了一种负担不起的和潜在的灾难性嗜好。随着冷战表面上的结束，美国人思想上已有点认识到我们失去了清清楚楚的一个敌人

的问题。由于“黄祸”的复活替代了“赤色威胁”，日本人的经济成就可以满足这种需要。

批评性的评价未必就是阴影的投射。可是，当手指伸出来时，不仅看看它指向哪儿，而且回过头来看看伸手指的人，以便了解那儿可能存在着什么动机和利益，这是很有用的。谴责别人而抬高自己着实太诱人、太令人愉快、太普遍了，以至不该完全按表面价值对明显的邪恶定罪。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具有伴随危险和代价的阴影投射的唯一有效的替代物是其对立面：阴影识别、阴影承认和阴影整合。这是埃利希·诺伊曼这本珍贵的书的主题。这个新版本仍有这一主题。诺伊曼所称的“旧道德”——将精神的完美定为标准和目标的西方宗教传统和心理传统——要求我们应该只拥有我们人性的善良部分，同时，通过将消极面投射到别人身上而保持这一言过其实的自我理想化。诺伊曼认为，深度心理学的顿悟为我们提供了超出此种做法而进展到“新道德”的许可与方法。在这种新道德中，由于摆脱了徒然的抱负和完美的要求，我们可以拥有和应付我们的全部人性。在这方面，最高的价值不再是尽善尽美，而是完整与现实。这样的道德要求我们认出和直接地对付我们的不受欢迎的人性，而不是将它投射到敌人身上。这个敌人作为我们的被拒绝的阴影的媒介物，即使我们试图摧毁它，也依然